

绿 里 (续完)

文 / [美国] 弗·达拉邦特

译 / 吉小倩

淡入黑暗。在漆黑的银幕上,现出标题:“爱德华·德拉克鲁瓦的惨死”。

(切至)

内景,德尔的囚室,白天

保罗跟德尔坐在一起。布鲁托倚在铁栅上。德尔把线轴抛出去,叮当先生去追线轴。

一片寂静,令人心情沉重。只有线轴的“啪嗒”声和叮当先生的小爪子踩在水泥地上的“噗噗”声。

对保罗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保罗(轻声):迪恩行不行?他有个小男孩,会喜欢养只老鼠当宠物的,我敢打赌。

德尔似乎被这个建议吓坏了——

德尔:怎么能把叮当先生托付给一个小男孩呢。他可能会忘了喂他。而且他还是个小孩子,怎么训练叮当先生呢?是不是?

德尔又把线轴抛了出去——“吧嗒,噗噗”。

保罗:好吧。我把它带走。

德尔:谢谢你的好心,太感谢了,但是你住在外面的树林里,叮当先生害怕住在外面的树林里。

保罗:它在你耳边悄悄说的吗?

德尔点头,又把线轴抛了出去——“啪

嗒,噗噗”。保罗无计可施了。就在此时——

布鲁托:去老鼠村行不行?

德尔:老鼠村?

布鲁托:是佛罗里达的一个旅游胜地。我想是在塔拉哈塞,是不是,保罗?是塔拉哈塞吗?

保罗(站起身):是的,没错。塔拉哈塞。沿着狗大学旁边那条路一直走就能到那儿。

布鲁托嘴角抽动了一下,但他极力绷紧脸。他看了保罗一眼——别胡扯了。

布鲁托:你觉得他们会要叮当先生吗?你觉得他够格吗?

保罗:可能吧,他很聪明。

德尔:喂!老鼠村是什么地方?

布鲁托:旅游胜地,我说过了。他们搭着大帐篷,你进去——

德尔:像马戏团一样吗?得付钱吗?

布鲁托:你开什么玩笑,当然得付钱。一次一毛,不过孩子只需要交两分钱。帐篷里有用盒子和卷纸轴搭起来的老鼠城……

珀西溜进了绿里,在一边听着,但没人注意他。

布鲁托:……他们还有老鼠村的全明星马戏团,有荡秋千的老鼠,踩滚筒的老鼠,堆

硬币的老鼠……

德尔：就是它了！这是叮当先生的好去处！你终于要成为一只真正的马戏团老鼠了！去住在佛罗里达的老鼠城里。

德尔用力把线轴抛出去，它重重地从墙上反弹回来，穿过铁栅，落到了走廊里。老鼠像子弹一样追了出去，它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线轴上，没有注意到——

它的夙敌珀西。

布鲁托：珀西，不！

珀西那沉甸甸的制服皮鞋狠狠地踩在了叮当先生身上。老鼠脊椎骨碎裂时，发出了轻微的一声——“啪”。

德尔魂飞胆丧，尖叫起来，扑到铁栅上，哭喊着叮当先生的名字。珀西看看布鲁托和保罗，微微一笑——

珀西：我说过早晚要抓住它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没错。

他转身扬长而去，叮当先生躺在一小片血迹中，奄奄一息。正在值班桌前玩牌的迪恩和哈里也站了起来，又惊又怒。

珀西从他们身边得意洋洋地走过，进了行刑室。德尔还在尖叫，所有压在心底的恐怖和悲伤都宣泄在这只垂死的老鼠身上。这时传来了一个轻柔但急切的声音——

科菲：把它给我。

他们转过身来。科菲从铁栅间伸出胳膊，一只大手张开着——

科菲：把它给我。可能还来得及。

保罗犹豫了一下，用双手从地上捧起老鼠，在碰到老鼠时它微微瑟缩了一下。碎裂的骨头戳着老鼠皮。

布鲁托：你要干什么？

保罗没有回答，只是把叮当先生放在科菲手上。科菲从铁栅间缩回手，另一只手温柔地覆盖着这只手，罩住了这个小生灵。我

们只能看见老鼠垂在外面的尾巴有气无力地扭动着。

布鲁托：保罗，这到底——

保罗示意他安静。德尔在铁栅边低声哀求——

德尔：求你，约翰，哦，约翰，救救他，请救救他，求你了。

哈里和迪恩也走过来。每个人都看着科菲。

科菲把嘴巴凑近罩着老鼠的双手，深深地吸气。世界似乎也暂时静止不动了。科菲抬起头，脸扭曲着，似乎已经病入膏肓，喉咙里又开始发出可怕的声音……

布鲁托（低声）：我的上帝呀，尾巴，看那条尾巴。

他们都看着那条尾巴。它不再虚弱无力地垂着了，而是“啪啪”地前后摆动着，仿佛已经做好了游戏的准备。

科菲又发出了呕吐的声音……又一次从鼻子和嘴巴里呼出了一群盘旋着的黑色的“虫子”。看守们无言地看着小虫子变成白色，消失在空中。

科菲弯下腰，张开手。叮当先生从他的手指上跳起来，穿过铁栅，飞快地从看守们的脚下跑过去。他们转过身，看到德尔捧起老鼠，又是笑，又是哭。

迪恩转过身看着科菲，震惊地轻声问道——

迪恩：你干了什么？

科菲：我帮了德尔的老鼠的忙。它是一只马戏团的老鼠，要去老鼠城了，在……在……

布鲁托（机械地）：佛罗里达？

科菲点头，记起了这个地名。

科菲：珀西长官是坏人。他卑鄙。去踩德尔的老鼠。（轻声）不过，我挽回了。

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面朝墙躺到了床上。其他人都看着保罗,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保罗:布鲁托,跟我来。(对哈里和迪恩)你们回去接着玩牌吧。

哈里机械地点点头。保罗领着布鲁托向绿里的另一端走去……

行刑室

……他们进来,看到珀西正在擦电椅的扶手。

珀西:别瞪着我。不过是只老鼠。又不是这里的人。

保罗:老鼠没事了。没事了。你在这儿,事事都干得很笨,打老鼠的本事也强不到哪里去。

珀西:你指望我相信你的话?我听到那个小无赖骨头断开的声音了。

保罗向前走了几步,像我们上次见过的那样勃然大怒——

保罗:难道你不希望叮当先生还活着吗?在我跟你谈了这么多次怎么让囚犯保持冷静之后,你还是不希望它活着吗?你没有松口气吗?

珀西:这是什么游戏?

保罗:不是游戏。你自己去看。

几秒钟的停顿。珀西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保罗和布鲁托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鲁托捡起珀西丢下的抹布,开始擦电椅。保罗伸了个懒腰,捶着自己的后颈。一片沉重的寂静……直到珀西回来。

珀西:你们掉换了老鼠!你们掉换了老鼠,你们这些无赖!

布鲁托:我总是在包里藏一只备用老鼠,专门用来应付这种场合。

珀西:你们两个耍我!你们以为自己他妈的是谁……

布鲁托一把抓住了他,把他按在电椅上。保罗弯下腰,盯着珀西的脸——

保罗:我们是你的同事,珀西,但我们不会在一起工作太久了。我要你作出保证。

珀西:保证?

保罗:我让你给德尔行刑。第二天你就把调动报告交给布莱尔里奇。

珀西:如果我给某些人打电话,告诉你们你找我的碴儿,欺负我,那会怎么样?

保罗:请便。我保证你也逃不掉。

珀西:就为了一只老鼠?没人会过问这事儿的。

保罗:不。但是有四个人会发誓说,当比利想勒死迪恩时,你却袖手旁观。这事人们会过问的。珀西,甚至你的州长姑父也会过问的。

布鲁托:这种事会记在你的工作记录里,而工作记录会跟随你很长很长时间。

珀西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保罗:我让你行刑,你调走。一言为定。

珀西想了想,点了点头。他想站起来,但保罗把他按在电椅上,向他伸出手。

保罗:当你向人许诺时,该跟他握握手。

珀西犹豫了一下,握住了保罗的手……

广角俯拍行刑室

……保罗把珀西从电椅上拉起来。

(化入)

角度同上,翌日晚上

证人们三三两两地进来,坐在椅子上。室外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闪电光照亮了地板。

内景,德尔的囚室,晚上

德尔坐着,叮当先生蹲在他的膝盖上。德尔轻轻地抚摸着叮当先生的头顶。保罗、布鲁托和哈里出现在铁栅前。

德尔:喂,伙计们。说“喂”,叮当先生。

保罗:爱德华·德拉克鲁瓦,请你走出来。

德尔:埃奇库姆长官?

保罗:什么,德尔?

德尔:请保证叮当先生的安全,好吗?

保罗点头——我保证。德尔站起身,走向保罗。

德尔:给你。把它带走吧。

德尔抬起手。叮当先生毫不犹豫地爬上保罗肩头。

保罗(轻声):德尔,在……时,你知道,我不能让一只老鼠蹲在我的肩上。

科菲:我来拿着它,头儿。就拿一会儿,如果德尔不介意的话。

德尔:是的,给你,约翰。拿着它,等这件蠢事干完——好!(对保罗和布鲁托)然后,你们把它带到佛罗里达,好吗?就去那个老鼠村,好吗?

布鲁托:我们可能会一起去办这件事儿。也许会利用假期去办。

保罗走到科菲的囚室前。老鼠从保罗肩上跳到科菲手上。

德尔:要看它,人们得花一角钱,孩子们是交两分钱,对不对,豪威尔长官?

布鲁托:没错,德尔。

德尔:你是好人,豪威尔长官。你也是,埃奇库姆长官。希望我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见到你们。

德尔最后看了叮当先生一眼,开始哭起来——

德尔:再见,我的朋友。我爱你,小东西。

他们沿着绿里向行刑室走去……

行刑室

天气闷热,令人头昏脑胀。开始下雨

了,雨点敲打着铁皮屋顶。雷声隆隆,人们不安地看看天空。一位胖夫人严厉地盯着电椅——

胖夫人:希望他能感到害怕。希望他知道地狱里的火在熊熊燃烧。撒旦的小鬼们在等着他。

镜头拍摄地面

德尔进来了,看到珀西等在电椅旁,吓得魂飞魄散。保罗安抚地捏了他的胳膊一下,领着他走上前去……

一组画面紧凑的镜头:

夹钳上好了,皮带系紧了。

珀西:推一号闸。

随着一阵越来越响的嗡嗡声,灯光变得更加明亮了。证人们纷纷抬头仰望电灯。

绿里

头顶的灯光越来越亮,科菲也抬头看着电灯,对手中的老鼠喃喃低语——

科菲:你别吵,叮当先生。你要安安静静。

重回行刑室

珀西:爱德华·德拉克鲁瓦,你被本州法院判处死刑,由本州的法官下达执行书。在执行死刑前,你有没有话要说?

德尔想开口说话,但是第一次没有发出声音。他舔了舔嘴唇,又试了一次——

德尔:我对自己做过的事很后悔。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挽回,但这是不可能的。愿上帝怜悯我。(轻声对保罗)别忘了老鼠村。

保罗和布鲁托点了点头——接着却大惊失色,因为——

珀西:没这个地方。那是个故事,他们编出来骗你的,好让你别吵别闹。还以为你早就明白了呢,瘦鬼。

德尔惨淡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其实早就

明白了。保罗和布鲁托简直想把珀西打翻在地，珀西也知道他们的想法。他朝着他们微微一笑——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保罗向哈里点了点头，哈里从电椅后面拿起黑布罩，套在德尔头上，露出了剃过的头顶。

珀西拿起海绵，俯身把海绵放进盐水桶里。其他人看不到，但我们可以看见：

珀西只是假装把海绵浸入了水中。其实海绵并没有沾上水。他直起身，把海绵放到德尔头顶上，用手遮着海绵。铁帽放了下来。保罗和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电闪雷鸣。珀西隐藏起笑容，退后几步，向死刑犯说——

珀西：根据本州法律，电流应穿过你的身体，直至你死亡。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定焦镜头：保罗开始意识到，在行刑过程中出了问题。他的目光从水桶移到地面，又移到德尔身上。他的眼睛没有骗他——地面上没有水滴，德尔的脖子上也没有水流。

保罗的眼睛瞪大了。一阵彻骨的恐惧。他张开嘴，想要大叫一声“不”，但珀西没容他喊出来——

珀西：推二号闸。

范·海合上了电闸。“砰”电流击中了德尔，德尔的身体向前冲去，随着电流而颤抖。情况随即变得骇人听闻——

本来平稳的“嗡嗡”声变得“劈啪”作响。一股股浓烟从铁帽下冒了出来，混合着烧焦的头发和海绵的味道。布鲁托看着保罗，满眼都是恐怖。保罗声调粗哑地回答——

保罗：海绵是干的！

德尔开始在电椅上扭动颤抖，他蒙着布罩的脸“啪啦”地从这一边弹到那一边，捆在皮带中的双腿一起一落。

铁帽下发出了沉闷的一声：“砰”，就像松果在烈火中爆裂一样。烟从布罩的缝隙中冒出来，向上升腾。德尔被活活地烤熟了。保罗转头冲着隔墙大吼——

保罗：杰克！

但是布鲁托抓住了他的胳膊，狂乱地低语着——

布鲁托：不能让他停下来。你不能这么做。太晚了。

保罗无能为力，又转过头来。其他看守也纷纷交换眼色，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甚至珀西也吓呆了——他只是想找点儿麻烦，没打算闹到这种地步。

德尔开始尖叫，是动物被活活撕碎时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叫声。“嗡嗡”声忽高忽低，灯光时明时暗。

绿里

德尔的尖叫时起时落，在走廊里回响着。科菲也在颤抖尖叫，仿佛感同身受。叮当先生挣脱出他的手掌，吓得“吱吱”叫着朝禁闭室跑去。

比利：他给烤熟了！他们烤得可真不错！我想他快完蛋了！

重回行刑室

事实并非如此。德尔离死亡还远着呢。他在电椅上前俯后仰，力量之大，连地板都给震动了，他还在皮带的束缚下拚命扭动着。我们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一位女士尖叫起来。证人们纷纷站起身——

证人们：他到底是怎么了？……夹钳够结实吗？上帝啊，这种气味！……情况正常吗？

德尔脸上的面罩起火了。惊慌失措的范·海在电网后面大喊——

范·海：要不要把电源切断？

保罗：不！继续！看在上帝的份上，继续！

哈里提起水桶,想泼到德尔身上。

保罗:不能泼水!不能泼水!你疯了
吗?

昏头昏脑的哈里醒悟过来——不能给正在过电的人泼水,没错。他退后几步,放下水桶,冲过去拿干粉灭火器。

熊熊燃烧的面罩裂开了,露出了德尔那烧焦的脸。他的眼珠已经烧变了形,成了白色的胶状物,从眼眶中脱落下来。参加电刑的法医昏了过去。

行刑室成了地狱。人们叫喊着冲向出口,把椅子都带倒了,女士们尖叫着。

胖夫人:停下,停下,难道他受的罪还不够吗?

哈尔抓住保罗的肩膀,让保罗转过身来。

哈尔:为什么不停下?

保罗:他还活着!你想让我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切断电源吗?

哈尔也被这个念头吓着了。德尔还在颤抖尖叫,身体东倒西歪,烟雾不断地从鼻孔和嘴巴里冒出来,舌头烧成了紫黑色。

证人们推搡着、拥挤着,想离开行刑室,但是后门被锁上了,他们只能在后门那里挤成一团。

保罗看到珀西也转过头去。保罗抓住他,把他的头向前推——

保罗:你给我看!你这狗粮养的!

哈里走上前来,手里拿着干粉灭火器,等着。德尔最终瘫倒在电椅上。他还在颤抖,不过这是流经他体内的电流在起作用。

保罗:切断电源!

范·海切断了电源。“嗡嗡”声停止了。布鲁托从哈里手中抢过灭火器,塞进珀西手里。

布鲁托:你来。你导演的这一幕,是不是?

珀西头晕目眩,拿着灭火器,对准还在



冒烟的尸体喷了起来。哈尔在行刑室靠近后门的地方，安抚着大家——

哈尔：没事，伙计们，一切正常。只不过是暴风雨引起电流激增罢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保罗：迪恩，把法医的听诊器拿来。

迪恩弯腰在法医的包里翻了一阵，找出听诊器，递了过来。保罗把听诊器戴在耳朵上。房间后面的人们呻吟着，啜泣着——

一个男人：哦，我的上帝！电刑总是这样吗？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来了。

保罗把灭火器喷出的白色泡沫从德尔的胸口处擦去，把听诊器直接放到了露出来的肉上。他向布鲁托点头示意——结束了。

(切至)

内景，通道，夜

保罗和其他人把担架放下，把尸体放到轮床上。珀西开始结结巴巴地找借口——

珀西：我不知道海绵得浸湿——

布鲁托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其他人抓住布鲁托，把他拉开了。

保罗：布鲁托，不！

布鲁托：你说“不”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说“不”。瞧瞧他干的事！

保罗：德尔已经死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了。珀西不配让你动手！

布鲁托：就这样饶了他？能这么干吗？

哈尔怒气冲冲地快步走下楼梯——

哈尔：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三个证人吐得满地都是。还有那气味！我让范·海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可那气味至少他妈的要五年才能散尽，我敢打赌！混帐沃顿还编了一首歌！我能听见他在唱！

保罗(平静地)：他能唱准调吗，哈尔？

这句话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哈尔“扑

哧”笑了出来，其他人也哈哈大笑，放松了因紧张与恐惧而绷紧的神经。笑过之后，大家稍微冷静了一点儿。

哈尔：好吧，小伙子们，好吧。现在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珀西。哈尔转身，看着珀西流血的嘴唇。

哈尔：珀西，要说什么吗？

珀西：我不知道海绵得浸湿。

几秒钟的停顿。哈尔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哈尔：你撒尿也要靠别人教吗？

保罗：珀西是个笨蛋，哈尔，彻头彻尾的笨蛋。

哈尔：这是狱方的态度？

保罗：你不认为应该这样吗？

哈尔想了想，点了点头。

保罗：他明天就会向布莱尔里奇精神病院交一份请调报告。去干更好的工作。是不是，珀西？

珀西点头。哈尔逼近他，冷冷一笑——

哈尔：你是个小混蛋。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你。(移开目光)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请调报告交到我办公桌上。

哈尔向楼梯走去。布鲁托把珀西推到一旁，推着德尔的尸体沿着通道走了。

内景，E号牢房，夜

保罗回来，发现比利正在自己的囚室里信口乱唱——

比利(唱)：烤猪！我和你！臭烘烘，粉粉红，呸呸呸！不是比利、吉里、希里和罗伊——是那个名叫德尔的法国瘦鬼！

保罗：你的下一步就是在禁闭室里待一辈子。

比利不做声了。保罗走到科菲的囚室前。科菲躺在床上，泪流满面。他像一个精

疲力尽的孩子一样,用手擦着眼泪。

科菲:可怜的德尔。可怜的老德尔。

保罗:是的,可怜的老德尔。约翰,你没事吧?

科菲:在这儿我就能感受到。

保罗: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能听到?

科菲:不过,他走了。他很幸运。不管是怎么走的,德尔都是幸运的人。

保罗意识到,自己没法从科菲那里得到一个连贯的回答。

保罗:叮当先生在哪儿?

科菲(含糊地指了一下):跑到那里去了。我想他不会回来了。(稍顿)累极了,头儿,我累了。

科菲躺下,面朝着墙。

保罗:我也是,约翰,我也是。(切至)

内景,保罗家,夜

保罗摸着黑走进家门,挂好帽子。他溜进厨房,打开收音机。轻柔的音乐声响起:吉娜·奥斯丁唱着《你有没有见过梦想在行进?》。

他在厨房的桌子上倒了一杯饮料,啜了一口,把杯子放下了。简睡眼朦胧地出现在他身后,摸着黑走进厨房。保罗意识到她来了,向后瞥了一眼。

她能感觉到他灵魂上的重负。她走过来,抱住他的头。他们就这样站着。他从她那儿汲取力量,音乐仍在继续……(化入)

伴有音乐声的一组连续镜头:

内景,教堂,上午

摄影机移动拍摄教堂的靠背长凳,找到了坐在教友人群里的保罗和简。赞美诗响起……

外景,村路,上午

保罗的汽车在路上隆隆地行驶。他和

简坐在车内,还穿着做礼拜时穿的最好的衣服……

外景,哈尔家,上午

保罗和简站在大门口。简捧着一只烤盘。

保罗:我讨厌这事。

简:我知道。

门开了。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哈尔把他们领进了屋子……

外景,后院,上午

……他们来到院子里,发现梅琳达·莫尔斯坐在太阳下面,身体虚弱,神色憔悴,腿上盖着毯子。如果不是癌症在折磨着她,她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保罗被她的样子惊呆了,他竭尽全力,想隐瞒自己的感受。简帮他掩饰——她带着温暖的微笑走到梅琳达身边,弯下腰,给了她一个吻,并把梅琳达无力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

保罗看着简的眼睛。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化入)

……保罗和哈尔喝着啤酒,安静地聊天,背景中,两个女人正在闲谈。

哈尔:她今天情况不错。为此我感谢上帝。

保罗:情况糟糕时会怎样?

哈尔(停顿了一下):有时候她……变得不像她了。她骂人。

保罗:骂人?

哈尔:脱口而出,都是你不可能想像出来的最难听的话。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听过这种话……听到她用甜蜜的嗓音说这种话……(移开目光)我很高兴她今天情况不错,保罗。我为你和简而高兴。

(化入)

内景, 保罗的卧室, 夜

保罗了无睡意, 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黑暗。简感觉到他在想心事。她睡意朦胧地翻了个身。

简: 亲爱的? 你要是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就用枕头闷死你。

保罗: 我在想, 我很爱你。我在想, 要是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

简: 哦。

保罗(停顿了一下): 我还在想, 明天最好把小伙子们请来。

他的目光从简脸上移开。(切至)

内景, 餐厅, 白天

布鲁托、哈里和迪恩跟保罗和简坐在餐桌旁。盘子传来传去, 每个人都忙着吃。

众人(七嘴八舌, 即兴发挥): 夫人, 你煎鸡块确实有两下子……布鲁托, 别把土豆都吃光了……尝过玉米了吗? 别有风味……

保罗突然轻声插话——

保罗: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他是怎么把那只老鼠治好的。

听到这句话, 他们立刻清醒了。迪恩把煎鸡块放下, 擦着手。他们沉默不语, 彼此交换着眼神。

布鲁托: 你要是不说这句话, 我今天下午就能过得高高兴兴的。

迪恩: 我今年下半年都能过得高高兴兴的。

保罗: 他也给我治过病。把手放在我身上, 治好了我的膀胱感染。

其他人都听懂了他的话。布鲁托瞥了简一眼。

简: 他回家以后……更棒了。

迪恩: 你说的是真正的治疗, 是基督式的奇迹?

保罗: 没错。

布鲁托: 既然你这样说, 我相信。但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简看看保罗, 开始领悟他的用意。

简: 梅琳达? 哦, 保罗……

布鲁托: 梅琳达? 梅琳达·莫尔斯?

保罗点头——我们正是要谈她的事。

简: 你真认为你能帮她?

保罗: 这不是膀胱感染, 甚至也不是一只被踩扁的老鼠。但是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哈里: 到此为止吧。这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把一个生病的女人弄到牢房里来?

保罗: 哈尔决不会同意的。你了解他, 除非事情发生在他头上, 否则他是不会相信的。

布鲁托: 所以你想把约翰·科菲弄到她那儿去。这可不仅只是关系到我们的工作, 保罗。

迪恩: 没错。要是给抓住, 我们就得去坐牢。

哈里: 我们别谈这事儿了, 好像它还真有可能似的。布鲁托, 帮我离开这儿……

布鲁托长出了一口气, 思忖着保罗的话。他看着保罗——

布鲁托: 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女人……

简: 是最好的。

保罗: 让她得癌症是一种冒犯, 布鲁托。冒犯眼睛, 冒犯耳朵, 还冒犯心灵。

布鲁托: 对此我毫不怀疑。尽管我们不像你和简那样了解她……是不是?

保罗: 所以才要碰碰运气。

哈里: 没错。但是我们别忘了, 约翰·科菲是个杀人犯。他要是逃跑怎么办? 我不想丢掉工作, 也不想去坐牢, 但我更不想让被害的孩子来折磨我的良心。

保罗: 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停顿, 轻声)……实际上, 我根本不相信他杀了人。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惊呆了。保罗的目光从他们脸上移开——

保罗:我不相信上帝会把这种天赋交到一个杀人犯手中。

迪恩:好吧,这是一种动人的看法,但是这人被判了死刑。而且他块头还那么大。他要是想逃跑的话,我们得费不少子弹才能拦住他。

布鲁托:我们除了随身佩带的手枪外,还得拿上滑膛枪。一定得拿。(对保罗)如果他不太老实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放倒他。你明白我的意思。

保罗:我明白。

布鲁托(稍顿):好。把你的主意告诉咱们吧。

淡入黑暗。在漆黑的银幕上,现出一条标题:“夜行”。(切至)

内景,医务楼/药房,夜

手电筒的光划过玻璃橱,在里面的药物上照来照去。手电筒停住不动了,一只手伸进画面,打开药橱,拿出一瓶吗啡药片……

镜头移向布鲁托。他把半瓶药片倒进手里,装进口袋,把药瓶又放回架子上。他转过身,给了夜班勤杂工五块钱。

布鲁托:我可从没来过这儿。

勤杂工:有了这五块钱,你哪儿都没去过。

内景,E号牢房的通道,夜

吗啡药片在不锈钢的轮床上被碾成了粉末。摄影机向上摇摄:保罗在碾药片。布鲁托小心翼翼地吧碾出的粉末刮到一张小纸片上……

内景,E号牢房,夜

哈里和迪恩在值班桌上玩牌。气氛紧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纸牌发出轻微的声响。保罗和布鲁托终于出现了,他们手里

摇晃着可乐瓶子。

布鲁托:伙计们,渴了吧?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迪恩:哦,谢谢,棒极了。

哈里:是的,这儿太热了。

他们启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喝着可乐,声音把比利引到了铁栅边。

比利:喂。喂。我也要。

布鲁托:休想。

保罗:你觉得自己配喝可乐吗?

哈里(查看了一下硬纸夹):白天的报告说他表现不错。

比利:就是嘛,我很听话,好了,别那么小气。

保罗向布鲁托耸耸肩——为什么不呢?布鲁托又打开了一瓶可乐,递给保罗。保罗拿起一个锡杯,放在桌子上。我们看到,里面放着吗啡粉末。他把可乐倒进去,晃动着杯子……

摄影机对准科菲的囚室

……科菲抬起眼,感觉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他向外张望。保罗走向——

比利的囚室

比利伸手来拿杯子,但是保罗把杯子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

保罗:你会老老实实的吗?

比利:行了,笨蛋,给我。

保罗:答应我。否则我就在这儿当着你的面全喝光。

比利:好了,别来这一套,我会听话的。

保罗让他够着了杯子。比利三口就把可乐都灌进了肚子里。他打了一个响嗝。

保罗:杯子。我们早晚要把救火水龙头拆下来拿走。你就喝你的最后一杯可乐吧。除非在地狱里也有的卖。

比利脸上笑容消失了。他从铁栅之间

把杯子递给保罗。保罗接过杯子,转身走向——

值班桌

布鲁托、哈里和迪恩看着整个过程,心都提到了喉咙口…… (化入)

比利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跪倒在床上。镜头对准向铁栅走来的保罗、布鲁托、哈里和迪恩。

保罗:要是有人想打退堂鼓,现在还是时候。过后可就没法回头了。(移开目光)干不干?我们干不干?

有一个温柔的声音从前传来——

科菲:好的。我愿意出去走一趟。

他们慢慢把头转过来,惊奇地盯着科菲。

布鲁托(对保罗):他猜对了。

内景,保罗的办公室,夜

门打开时,珀西从正看的书页上抬起头来。保罗和布鲁托、哈里一起进来,围住了办公桌。一个不祥之兆。

珀西:这是要干什么?

保罗从背后拿出帆布紧身衣。

保罗:算账。

珀西跳起来,想逃进行刑室,但是哈里抓住了他,把他拉了回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混战。

珀西:放开我!放开我!

保罗:坐下,珀西。

珀西想跳开,却撞到了办公桌上。他正在看的书掉到了地上——在书页间夹着一本《提华纳圣经》。这是30年代流行的色情漫画书,特点是画着一些正在进行稀奇古怪的性行为的著名卡通人物和电影明星。这本书剽窃了波普耶卡通中的时髦人物奥利佛·奥尔。奥尔正在开怀大笑:“咯咯咯咯!”这笑声是他的招牌。

布鲁托:哦,珀西!你妈妈要是知道你看到这个,会怎么说?

珀西:放开我,你们这些无知的蠢货!我认识人!还是大人物!

保罗:你早就说过了。来吧,像个好孩子那样把胳膊伸出来。

珀西:我不。你别想摆布我。

布鲁托:你这么想可就错了。

布鲁托揪住珀西的耳朵,用力一拧。珀西发出一声尖叫——不仅是因为疼痛,还因为他已经沮丧地认识到,这一次他没法靠着恐吓蒙混过关了。

布鲁托:把胳膊举起来,好吗?否则我就把你耳朵拧下来盛茶叶。我说到做到。

保罗:他会把你的耳朵拧下来的,珀西。我要是你,就会照他说的去做。

珀西猛地把胳膊向前一伸。他们在几秒钟之内就给他套好了紧身衣。珀西转头看着保罗,几乎要哭出来了——

珀西(低声):求你了,保罗。别把我跟比利关在一起,求你了。

保罗:亏你想得出。

保罗怒冲冲地狠狠推了他一把。

内景,E号牢房,夜

他们领着他走到禁闭室门口。布鲁托拿走了珀西的警棍。

布鲁托:会还给你的,别担心。

珀西:我会让你丢掉工作。让你们都丢掉工作!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不能!

保罗走到他面前,手里拿着一卷胶布。

保罗: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能,而且我们正在这么做。

他把胶布拍到珀西嘴上,再把他用力一推,推进了禁闭室。珀西站在禁闭室里,气息粗重,在胶布下发出“呜呜”的声音!

保罗:你在这里面安静一会儿吧,反省

一下你对德尔的所作所为。

布鲁托(咧嘴一笑):要是觉得孤单,就想奥利佛·奥尔……(戳戳他的屁股)……“咯咯咯咯!”

他们关上门,把珀西留在黑暗里。

嵌在墙里的枪支保险柜被打开了,滑膛枪拿了出来。看守们荷枪实弹,走向科菲的囚室。

保罗:再排演一次——如果有人来了,你怎么说?

迪恩:科菲不老实,所以把他关到禁闭室里去了。他们就算听到里面的动静,也会以为是科菲。

他们来到科菲的囚室前。

科菲:我们现在就出发吗?

保罗:是的。

他们打开囚室的门,科菲走出来。保罗示意他们向前走,边走边接着考问迪恩——

保罗:那我们呢?

迪恩:你在办公楼审查德尔的档案。布鲁托和哈里在洗衣房——

一只瘦骨嶙峋的白色手臂突然从比利的囚室里伸出来,抓住了科菲的手腕。人们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讶地发现比利又站了起来。他龇牙咧嘴,摇摇晃晃,仿佛是被揍得晕头转向了。科菲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比利碰到他时,他像触电一样战栗起来。他的眼睛睁大了,充满了惊恐,像是把手伸进了毒蛇桶里。他想抽出手,但比利紧抓不放,神秘的电流在两人之间来回传输。

比利(含糊、粗野):你们去哪儿?

科菲轻声回答,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科菲:你是个坏人。

比利:没错,黑鬼。你想要多坏,我就有多坏。

保罗把比利的手拉开——两人之间的

电流被切断了,科菲向后瑟缩了一下。

比利:喔——整个屋子都在转。就像他妈的喝醉了酒。这是怎么搞的?

他转过身趑趄着走回床边,一路嘟囔着——

比利:黑鬼应该有自己的电椅,白人不应该坐在黑鬼的电椅上,不,先生……

他脸朝下扑倒在床上。科菲还注视着他。

科菲:他是一个坏人。

内景,行刑室,夜

科菲被领进来……看到电椅时,他一阵惊恐,身体都僵硬了。

科菲(低语):他们还在上面。他们的某一部分还在上面。我听到他们在尖叫。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电椅。电椅躲在暗影里,像一个不祥的宝座。以前他们从没觉得行刑室里鬼影憧憧,现在却不由得毛骨悚然。

保罗:约翰,走吧!现在就走,你听到了吗?来吧,到门口来!

约翰终于向门口走去……

内景,E号牢房的通道,夜

……他们拾级而下。他们意识到科菲走在通道里一直得弯着腰。保罗拍了拍轮床。

保罗:躺在这上面。(移开目光)这样你会舒服一点,我们也用不着多费力气。

科菲小心地仰面躺到轮床上,他的小腿从床边垂了下来,脚趾碰到了地面。不过这一招很见效。他们推着他,穿过灯光映照的通道。

事实上,科菲已经微笑了。他伸出胳膊,指尖轻触着通道的墙壁。

科菲:瞧,真好玩。

外景,监狱的高墙,夜

一扇大铁门“吱呀”一声开了,这扇门通向一个很少使用的由铁丝网围成的小院子。保罗和其他人把科菲从下面的通道推到这里,融入了夜色。科菲惊奇地凝视着星空,他屏住呼吸,向上一指。

科菲:看,头儿!仙后座,那个坐在摇椅里的女士!

保罗:嘘——约翰,你现在得保持安静。

科菲(悄声):你看到她了吗?你看到那位女士了吗?

布鲁托:我们看到了,约翰。

哈里走在前面。他紧贴着阴影,摸出钥匙来开门……

广角镜头:监狱

……塔楼上的卫兵挤在墙头的小天地里,探照灯不时划破黑暗。在目力所及的田野和树林中,萤火虫在翩翩起舞。

四个黑影从阴影中闪出来,快步穿过村路,走进路另一侧的田野……

外景,树林,夜

科菲的手抓起一把落叶。摄影机向上拍摄:科菲把树叶揉碎,放在鼻子下面,闻着树叶的香味。他发现看守们在焦急地盯着他。他误会了他们的意思,把手伸到他们面前,让他们也闻一下树叶。他们照做了,不过这只是为了让他高兴。

保罗:来吧,大个子,接着赶路吧。

这群人匆匆赶路时,几只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入画面……

另一处/树林

这里树木稀少,是与田野交界的地方。更多的萤火虫飞入画面,尾随着他们……

布鲁托:还有多远?

哈里:就在前面……

哈里领着他们来到灌木丛中。他们挪开枝叶,露出了藏在那里的法莫尔卡车,那

是一辆破旧不堪的老爷车。他们停下来,更多的萤火虫围着他们,上下盘旋,而且数量有增无减。这太不可思议了。

科菲轻声一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孩子般的微笑使他的面容焕然一新。他举起手,让一只萤火虫在他的手指间飞舞嬉戏。

科菲:喂,小萤火虫,你太太在哪儿呢?

另一只萤火虫也飞了过来。它们双双围着科菲的手指,一闪一闪地翩翩起舞。科菲又笑了。

科菲:嗨,你在这儿,你也出来玩了吗?

看守们目瞪口呆地瞧着。萤火虫像飞向灯塔一样飞向科菲。他缓缓地摆动双手,萤火虫像魔尘一样随着他的指尖闪烁流动。它们开始绕着他的头飞舞,就像闪闪发光的小行星沿着轨道绕着太阳运行一样,他那乌黑的皮肤反射出柔和的微光。科菲的目光与保罗的目光相遇了。

保罗:它们好像……被你吸引住了。

科菲:我爱它们,这就是原因。它们从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他们只是快快乐乐地生活着。快乐的小萤火虫……

这幅景象既令看守们心醉神迷,又令他们胆战心惊。哈里看了保罗一眼——我们出发,好吗?好吗?

保罗:来吧,大个子。听话。

科菲爬上卡车,保罗和布鲁托跟他坐在一起。哈里坐到方向盘后面,猛地发动了汽车……卡车上……科菲背靠着驾驶室坐着。

保罗:约翰,你知道我们这是带你去哪儿吗?

科菲:去帮助一位女士?

保罗:是的,去帮助一位女士。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科菲:不知道,说实话,头儿,我好多事儿都不知道。从来都不知道。

卡车隆隆行驶。萤火虫被甩到了后面，像星星一样渐渐地从视野中消失了，科菲向它们挥手道别。

科菲：再见，萤火虫，再见。

广角镜头：田野

卡车颠簸着从田野驶上尘土飞扬的道路，数不清的萤火虫在卡车后盘旋……

（化入）

外景，莫尔斯家，夜

车灯照亮了坡顶，卡车出现了，然后又沿路下坡向莫尔斯家驶去。这里与世隔绝，一片沉寂。

驾驶室里

哈里停车，关掉发动机，让车灯继续亮着。还是一片寂静，只有蟋蟀叫个不停。

后车厢

一旦真正来到了这里，保罗和布鲁托都显出了担忧的神色。

布鲁托（急切地耳语）：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保罗同样是犹豫不决，也想打退堂鼓了，但是——

科菲：头儿，看，有人来了。

屋内的灯光亮了。科菲站起身，跳下卡车，把保罗也拉了下来。布鲁托跟着他们。

布鲁托：这是个错误。天哪，保罗，我们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

保罗：太晚了。哈里，让约翰留在这儿，等我叫你们的时候再出来。

保罗和布鲁托向前门走去，屋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最后一盏灯也亮了，照着门廊，前门开了一道缝，滑膛枪的枪筒伸了出来。

哈尔：是谁他妈的在半夜两点半的时候来这儿？

保罗：哈尔，是我们——保罗和布鲁托！

门缝开大了一点，昏黄的灯光照在哈尔瘦削憔悴的脸上。看到他们，哈尔大吃一惊。

哈尔：保罗，这个时候你来这儿干吗？上帝，是不是一级防范？或者是发生了暴乱？

保罗：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手指头从扳机上挪开……

哈尔没有移开手指，但是把原本对准他们的枪口移向了院子里的卡车。

哈尔：你们是人质吗？谁在那儿？卡车边上的人是谁？

科菲走到了车灯前，哈里拚命拉他的胳膊，想阻止他。哈尔拉开枪栓。

哈尔：约翰·科菲！站住！站着别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哈尔的手颤抖了一下。

梅琳达（画外）：哈尔，你在跟谁说话，你这个狗娘养的？

气氛僵住了。哈尔羞愧万分。保罗看了他一眼——是梅琳达？

哈尔的枪口又对准了科菲——但保罗走上前来，挡住了枪口。

保罗：没有出事。我们是来帮忙的。

哈尔：帮什么？我不明白。是越狱吗？

保罗：我没法向你解释。你必须相信我。

科菲走上台阶，把保罗推到一旁，在监狱长面前停下脚步。哈尔眨眨眼，他的头脑忽然不清楚了——这就是科菲拥有的催眠本领。

哈尔：你想干……什么？

梅琳达：哈尔！让他们滚！深更半夜的，我不想理推销员！不要富勒牌刷子！也不要短裤！告诉他们快滚……

我们听到玻璃杯摔碎的声音,接着她开始啜泣。

科菲(耳语):只是来帮忙。只是来帮忙,头儿。没别的。

哈尔:你帮不了她。没人能帮她。

科菲把枪轻轻从哈尔手中抽了出来,交给保罗。科菲绕过哈尔,进了屋子……

内景,哈尔家,夜

……穿过门厅向楼梯走去。

哈尔:你不能上楼!你不能去!

科菲:长官,你别吵了,让我去帮她吧。

科菲走上楼梯,其他人跟在后面,向那个颤抖的声音走去。

梅琳达(画外):站在门外边别动!不管你是谁,别进来!我没穿戴好,不能会客。你这个王八蛋!

内景,卧室,夜

科菲进来,其他人跟在他后面。保罗停住脚步,所见到的一切让他惊讶不已——

眼前这个女人倚靠在床上,跟过去的梅琳达·莫尔斯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她看起来像一个万圣节化装的女巫。脸色青灰,满脸皱纹,嘴角还向下撇着。下巴和睡衣的前襟上沾着黄色的斑点。头发灰白,像干草一样。她看见科菲,来了兴趣,眼中闪烁着热切而又不理智的光芒。

梅琳达:哦,这么大块头!把裤子脱掉!让我们瞧瞧!

哈尔绝望地呻吟了一声。只见科菲站了片刻,隔着一段距离观察她,然后走到床前……

梅琳达:别靠近我,蠢猪。

……但是随着他越走越近,她发生了变化,表情柔和了,眼神也变得理智清醒了。

梅琳达:你怎么有这么多伤疤?是谁这么凶残?

科菲:不记得了,夫人。

科菲坐在床边。灯光更加炽热,更加明亮了。泪水涌上了梅琳达的眼睛。

梅琳达:你叫什么名字?

科菲:约翰·科菲。就像那种饮料,只不过拼法不一样。

她倚在床上,凝视着他,目光痴迷。地球似乎也慢慢地停止了转动……他缓缓地向她俯下身去。

科菲:夫人?

梅琳达:哦,约翰·科菲?

科菲: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他靠得更近了……更近了……

科菲: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他的嘴唇抚过她的额头……最温柔的吻……然后覆在了她的唇上。有片刻时间,她的目光凝视着别处,充满惊奇……

她的脸被科菲遮住了。他深深地从她的肺里吸气,发出轻柔的“嘘嘘”声,把某种灼热闪耀的东西从她体内吸进了自己的体内……

其他人专注地看着。此刻,屋子开始颤动,似乎整个世界右移了一寸……

楼下的起居室

……从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座钟停止了,钟摆一动不动,玻璃钟面从中心对称地裂开了……

卧室

……窗户上的一块玻璃碎了。接着是另一块。一幅画从墙上掉了下来。灯泡爆裂了,玻璃碎片纷纷洒落。

保罗闻到了烟味,发现饰有流苏的床罩着火了。他像梦游一样,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浇熄了火焰。

科菲还在用那种神秘的方式深深地吻着梅琳达,一再吸气。她的手握在他的手

中,像一只白色的小鸟。我们听到了一阵尖叫声,就像是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精灵被吸了出来……

……然后,治疗结束了。科菲抬起头,我们看到——

梅琳达美丽的脸庞。她的嘴角不再向下耷拉。头发恢复了原来的颜色。皮肤闪烁着生命的光泽。

科菲全神贯注地凝视了她片刻,然后开始猛烈地咳嗽。

他转过身,跪倒在地上,咳得像个晚期的结核病人。

保罗和其他人希望科菲把“虫子”咳出来,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猛烈地咳着,几乎喘不过气。

震惊不已的哈尔走到妻子身边,坐下来。她也惊讶地回望着他,她的脸就像是一面突然被擦亮的镜子。

约翰咳得更厉害了。布鲁托跑到他身边,拍打着他痉挛的后背。

布鲁托:约翰,吐出来!就像以前那样,把它咳出来!

科菲还在拼命干咳,咳得眼泪直流,口沫四溅。

布鲁托:他给卡住了。不管他吸进去的是什麼,他被那东西卡住了。

保罗冲过来。科菲爬到一个角落里,脸压在墙纸上。他还是发出可怕的干咳声,但是他能控制住咳嗽了。他虚弱地向保罗摆摆手——别管我。

保罗向床上看去。哈尔坐在梅琳达身边,抚摸着她的额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双颊渐渐恢复了血色。

梅琳达: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们不是要去印第安诺拉的医院吗?我们停下来,你给我买了一束鲜花……

哈尔:嘘。不用去医院了。再也不用去医院了。

梅琳达:我拍了X光片了?拍了吗?

保罗:拍了。

他们都看着他。

保罗:片子很清楚。没有肿瘤。

哈尔突然泣不成声。梅琳达坐起来,安慰他。她的目光被吸引到角落里。

梅琳达:那个人是谁?

科菲挣扎着想站起来。布鲁托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扶他。

保罗:约翰,你能转过身来吗?你能转过身来看看这位夫人吗?

科菲转过身来。他面如死灰,仿佛重病在身。

梅琳达:你叫什么名字?

科菲:约翰·科菲,夫人。

梅琳达:就像那种饮料,只不过拼写不同。

科菲:不,夫人。只不过拼法不一样。

她把被单掀开,起身下床。哈尔想阻止她——

哈尔:梅琳达,别……

……但是她轻轻地把他的手推开了。哈尔惊奇地看着她站起来,试探着向前走了一步……然后一步步走向科菲。她凝视着他,手指轻触他的脸。

梅琳达:我梦见了你。我梦见你在黑暗中流浪。我也是。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在黑暗中找到了彼此。

她解下项链,举到他面前。他犹豫地瞥了保罗一眼。保罗点头——可以。科菲低下头。梅琳达把精美的项链戴在他的脖子上。

梅琳达:项链坠是圣克里斯托弗。我把项链给你,科菲先生,你戴着它。圣克里斯

托弗会保佑你的。请为我戴着它。

科菲：谢谢你，夫人。

梅琳达：谢谢你，约翰。

她用双臂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似乎永远都不会松开。

外景，莫尔斯家，夜

保罗和其他人拥着科菲从前门出来，走向卡车，一路上尽力搀扶着他。他虚弱得像个小孩子，随时可能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保罗：来，约翰，站好。

哈里：天哪，他要是倒下了，我们得用三台牵引机，还得再加一台起重机才能把他弄起来……

他们把科菲扶上卡车，然后自己也跳上车，背靠着驾驶室坐在车尾，让他能够躺在车厢里。他翻了一个身，仰面躺着。哈里跳起来，给他盖了一床旧毯子。布鲁托转过头去，悄声说——

布鲁托：他不会去坐电椅了。你也明白，是不是？（移开目光）他出于某种原因，把虫子吞下去了。给他几天时间。然后我们在查监时会发现他已经死在床上了。

保罗：如果他决定这么做，那就这样吧。（稍顿）我们把他弄回绿里去。

淡入黑暗。在漆黑的银幕上，显出标题：“走上绿里的科菲”。（切至）

内景，E号牢房，夜

见他们回来，迪恩松了一口气，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

迪恩：见到你们太高兴了！你们去了那么久！比利在闹动静，好像快醒了……（注意到科菲）他究竟怎么了？

布鲁托：受伤了，迪恩。伤得很重。

迪恩赶快过来，帮他们扶着科菲回到囚室里。

保罗：约翰，我们要把你安顿到床上。

准备好了吗？

科菲点头，重重地坐在床上。他低下头，呼吸声粗重刺耳，像生了锈的门轴一样。看守们出来。

迪恩：莫尔斯太太怎么样了？也像那只老鼠一样给治好了吗？是不是出现了……你们知道……奇迹？

保罗：是的。是奇迹。

保罗扫视着他们的面庞。他们脸上现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是狂喜的一刻。

哈里：我想，没人会发现我们干的事。

布鲁托：我们还得说服某个人把嘴闭上。

保罗：去拿他的东西。

迪恩连忙拿来了珀西的警棍和皮套。布鲁托打开了禁闭室的锁，把门开得大大的。珀西倚着墙坐着，瞪着他，嘴巴上还贴着胶布。保罗蹲下身。布鲁托也蹲下了。

保罗：我想跟你谈谈，而不是听你叫嚷。我把胶布扯下来，你要保持安静。

珀西点头。保罗捏住胶布，做好了撕扯的准备。

布鲁托：我妈妈总是说，撕胶布时只要动作够快，就不会很痛。

保罗把胶布撕了下来。珀西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布鲁托：我想她弄错了。

珀西：把我从这个硬壳子里放出来。

保罗：等一会儿。

珀西：现在！现在！就是——

保罗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往旁边一歪。珀西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眨着眼睛。保罗抓住他前胸的衣服，猛地向前一拉。

保罗：你闭上嘴听着。就凭你对德尔干的事，你就该挨罚。你必须像个男人那样，

敢作敢当。否则我们就让你后悔至死。我们会告诉别人你在对德德尔行刑时是怎么蓄意破坏——

珀西：蓄意破坏！

保罗：还有你是怎么像个吓坏了的小姐那样尿裤子的。没错，我们会跟别人说，绝对对假不了——而且，珀西，听好了……我们还会让你的生命没有保障。

珀西眨着眼睛，不明白保罗的意思。

保罗：我们也认识人。你怎么就蠢得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呢？在这里服刑的人也有朋友和家人。他们会很乐意把你的鼻子甚至阴茎割下来，只要他们关心的人能够每周增加三小时的放风时间。（移开目光）让过去的事都过去吧。迄今为止，你还好好的，只不过自尊心受了点儿伤害……而且除了这里的人之外，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布鲁托：在绿里发生的事情决不会外传。历来如此。

长久的停顿。

珀西（轻声）：能给我脱掉这件衣服吗？

他们把他拉起来，解开带子。他甩掉紧身衣，整整自己的衣服，努力保持常态。

珀西：我的东西呢？

迪恩把警棍和皮套递过来。珀西理理头发，戴上帽子，开始系皮带。

保罗：好好想想，珀西。

珀西：我会的。我会好好想想的。从现在开始想。

珀西走出禁闭室。布鲁托对保罗耳语。

布鲁托：他会说出来的。迟早会说出来的。

保罗点了点头，一副精疲力尽、听天由命的神情——是的，我知道。

绿里

珀西在科菲的囚室旁停住脚步，扣皮套

的扣子。他跟以往一样麻痹大意——一只黑色的大手突然伸出铁栅，抓住了他。他的尖叫把保罗和其他人从禁闭室里引了出来。

科菲的脸紧紧地压在铁栅上，仿佛想从铁栅中挣脱出来。他的脸上现出了可怕的冷笑，张开嘴，露出牙齿……

珀西用警棍狠狠地抽打科菲。科菲似乎全无感觉。他用另一只手按住珀西的后脑勺，把珀西拉得更近了……

当他们的嘴唇压在一起时，珀西的尖叫声被堵住了。科菲开始呼气，仿佛这口气已经憋了几个小时了。珀西像鱼钩上的鱼一样乱蹦乱跳，却挣脱不开。其他人冲了过来，想把珀西拉开，大声命令科菲放开珀西。

黑色的“虫子”从科菲嘴里飞出，盘旋着飞进珀西嘴里，鼻子里，又顺着喉咙飞了下去。

安在走廊顶上铁丝网里的灯泡爆裂了几个。警棍从珀西无力的手中落到了地上，再也没有被拣起来。

科菲后退了几步，擦着自己的嘴，仿佛尝到了难吃的东西。他的皮肤恢复了血色。

珀西却面如死灰。他的脸像一张空白的纸一样，毫无表情，眼神也是一片茫然。

看守们都惊呆了。保罗把手举到珀西面前，打了个响指。没有反应。他又试了一次，用力拍拍手。珀西有了一点儿反应，眼睛眨了眨，微微转动了一下。

保罗：放松，放松。你没事吧？

珀西一言不发，转过身，沿着绿里慢慢地向前走，动作呆滞而又僵硬。他在比利的囚室前翘起了一下，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去，看着里面。

比利刚刚苏醒过来，他捧着头，觉得天旋地转。他抬起眼睛，看见珀西。

比利：看什么，面条？想来亲我的屁股

吗?

长久的寂静。珀西一动不动地瞪着比利……然后拔出手枪,用最快的速度扣动扳机,向比利连开六枪。“砰! 砰! 砰! 砰! 砰! 砰!”六颗子弹全都打进了比利的胸口,比利摇晃着后退,他撞到墙上,然后又滑到地上,留下了一道污痕。他一脸的惊讶之色,这是他最后的表情。

保罗和其他人抱住珀西,把他按倒在地,从他手里夺下了枪。迪恩几乎要哭出来了——

迪恩:哦,上帝。哦,上帝,不……

珀西仰面躺在地上,目光凝视着虚空。黑色的“虫子”从他的鼻子里和嘴巴里冒出来,在他的头顶盘旋着,然后变成白色,消失了。

其他人相对无言。科菲坐在铁栅旁的地板上,观察着这一切。保罗转身看着他。

科菲:惩罚了这两个坏人。

保罗:为什么是比利?为什么?

科菲:我看见了他的心。当他抓住我的胳膊时,我看见了他干的事。看得清清楚楚,像在白天一样。心里的事是没法藏起来的。

保罗:什么?看到了什么?

科菲从铁栅间向他尽力伸长手臂。

科菲:握住我的手,头儿,你自己看吧。

布鲁托:保罗,不!

保罗迟疑不决,他的理智在与科菲恳求的目光交战。

科菲(低语):我的手。

保罗别无选择。他不得不这么做。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保罗的身体猛地歪了一下,仿佛在他与科菲之间有一股电流被接通了……

保罗:不……请你……

科菲:一定得这么做。一定得把我的一部分给你。是天赋,可以说是天赋。我的天赋,这样你就能看见了……

保罗看见——

德特里克家的双胞胎姐妹。凯西和科拉。傍晚时分,她们在飞扬的尘土中嬉笑着玩“跳房子”的游戏。

餐桌。晚些时候,全家人坐在桌边吃晚饭。装着软饼的篮子传来传去。12岁的豪伊·德特里克接过篮子,传给了别人……

一只握着刷子的手在给仓房的侧面刷上鲜红的油漆……

凯西跳到了“房子”顶端,她转身往回跳,在阳光下,尽情欢笑……

刷子蘸上了更多的红油漆,像鲜血一样滴下来……

保罗战栗着,扭动着,想挣脱出来,想切断电流,但是他做不到,直到他看到了一切,明白了一切:

玛乔丽·德特里克从门廊里召唤大家来吃饭,晚饭已经做好了……

锤子停住不动了,克劳斯从仓房顶上向下望……

双胞胎姐妹结束了游戏,从尘土中捡起跳绳,跑过院子……

饼篮传给了小科拉,她拿起一块饼,把篮子传了下去……

克劳斯爬下梯子,叫女儿们过来。小女孩们从拿着油漆刷的人身边跑过,他转过头来,微笑着……是比利

人们最后一次传递饼篮。一只手拿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是比利。人们在闲谈,他向小女孩们微笑着……

保罗惊叫起来,再次想要挣脱开,但是——

就在黎明前,后门被卸了下来,一个身

影闪进了过道。凯西醒了，发出一声惊叫，但那人在她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惊叫声猝然停止……

保罗剧烈地颤抖，仿佛是在过电，他在心里恳求这一切赶快停止，但是还有最后一幕——

比利像鬼怪一样出现在吓坏了的两个女孩面前，对凯西耳语——

比利：你爱你的姐妹吗？如果你敢出声，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我不是杀你，而是杀她。（对科拉）如果你敢出声，我就杀她。

他把她们拉出屋子，消失在熹微的晨光中……

……科菲松开了保罗。保罗喘着粗气，回到了现实世界，其他人都张大双眼，注视着他。

科菲：他利用爱杀了她们。她们彼此深爱着。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保罗机械地点点头。泪水沿着科菲脸颊上滑落……

科菲（轻声）：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

（切至）

比利的尸体躺在地上，无神的双眼仍然大睁着。闪光灯亮了一下，把他罩在阴惨的蓝光中……

内景，E号牢房，清晨

哈尔赶来了，在外套里面露出睡衣。他看到警察局的摄影师正在拍照。看守们在向警察陈述情况，所有人都在小声咕哝。

迪恩：……哦，我不清楚，他突然发作了，我想……

哈里：……是的，一分钟前还好好的，突然就——“砰……”

布鲁托：……几天以前那个混蛋从栅栏里伸出手，抓住了他，这孩子被吓得尿了裤

子……

哈尔转身，看到——

珀西坐在地板上，戴着手铐，眼神比死去的比利更加呆滞。两个警察想把他唤醒。

警察甲：孩子！孩子！能听见我说话吗？

警察乙：要是能听见，你就说话！我们有问题要问你！

一位医生用拇指撩起珀西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没有回应。

医生：我想这孩子是失去神智了。

哈尔看见了保罗，示意他走到旁边，悄悄问他——

哈尔：我会尽力替你们遮掩，即使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但我一定要知道真相。这跟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保罗？

保罗与哈尔对视着。就像对比特巴克那样，保罗谎话脱口而出——

保罗：没有。（化入）

内景，病房，白天

摄影机跟踪拍摄一双穿着病号鞋的脚。在两个护理员的护送下，这个病人一步一拖地走进病房。病人被领到窗前，护理员转身走了……

摄影机升高，露出紧张症患者珀西的脸，他注视着窗外，我们正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比利的……

外景，医院，白天

镜头从窗前的珀西慢慢拉远，显示出珀西人生的最后一站。大门上醒目地刻着：布莱里奇精神病院。他最终还是到这儿来了。（切至）

外景，保罗的家，黄昏

定焦镜头拍摄保罗。

保罗（轻声）：科菲的话有道理。我查阅

了档案。甚至哈尔自己也说过。过去几年间,沃顿在全州到处流浪,惹了许多麻烦。该死,他的犯罪史可不止几年。从十岁就开始了。破坏公共财产、小偷小摸、纵火……

镜头移动,把简、布鲁托、哈里和迪恩都框进画面。他们是待在屋子后面紧挨着树林的田地里,地上长满了荆棘。太阳正落山,地平线仿佛在熊熊燃烧。

简:你看到他了?你真的看到是比利带走了小姑娘?

保罗:去年春天,她们的父亲雇了他几天,让他帮着修理仓房。因为他的工钱便宜,一个流浪汉……

布鲁托:然而不是这样。

保罗: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一个月以后又回来了,就在黎明前。把两个小姑娘带走了……干了他要干的事。科菲后来发现了她们,想帮她们。可是太晚了。

简(听懂了他的话):你能阻止的。我是说,死刑。重新审理科菲的案件。

保罗:根据什么,亲爱的?我的某种幻觉?

简:给那个农夫——他叫什么,德特里克?给他看比利的照片。(移开目光)为什么好呢?如果沃顿去过那儿……如果那个农夫能够认出他,他们就会知道沃顿去过那儿……

布鲁托:他五月份在那儿并不意味着他六月份会回去杀人。即使他犯下了其他的罪行,也不能说他肯定也杀了那两个小女孩。

保罗:法庭那些人认为自己已经抓到了凶手。他妈的,如果我们让科菲的律师来推电闸,他肯定会来的。

简:那么就撒谎。

保罗:撒谎?撒什么谎?

简:告诉他们,沃顿承认了这一罪行。布鲁托,你可以作证,说你也听见了。你们可以说,珀西就是听到这个才动了杀机的。他开枪打死沃顿是因为他一想到那两个小女孩的惨死就忍无可忍,脾气一下子就发作了……(注意他们的表情)……怎么样?这主意怎么样?

迪恩:我们从没报告过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应该报告。这是我们的职责。

布鲁托:另外,认罪也没用。比利这样的混蛋什么事都撒谎:他们犯过的罪,他们玩过的女人,甚至天气。

简:但他去过那儿!他油漆了仓房!他跟他们一起吃过饭!

保罗:他会承认这桩罪行,还有一个原因。反正要上电椅了,干吗不吹吹牛?

简站起来,思考了一会儿,然后——

简:好吧。那你们就自己把约翰·科菲弄出去吧。

哈里:夫人?

简:你们干过一次,不是吗?只是这次别再把他带回来了。

迪恩眨眨眼,被简弄得晕头转向。

迪恩(轻声):夫人,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搬出去了。可我的孩子才刚上幼儿园呢。你打算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爸爸会在监狱里?

简:想个办法。让他看起来确实像是逃跑。

哈里:最好是个笨得出奇的办法。要不然没人会相信的。

布鲁托:就算我们能想出办法,也没什么用。

简:为什么没用?究竟为什么没用?

保罗:因为他是个身高6英尺8英寸的秃头的黑人,而且他脑子不够用,仅能勉强

养活自己。你认为要再次抓获他需要多长时间？两小时？6小时？

简用手腕擦去眼泪——

简(轻声)：你们的意思就是要杀了他？你们这群懦夫，是不是？

保罗想去握她的手。她猛地甩开手，勃然大怒——

简：别碰我！下周这个时候你就是个杀人犯了，一点儿也不比沃顿强，所以别碰我！她跑向屋里，开始啜泣。(化入)

内景，保罗的厨房，夜

凌晨时分，保罗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在他惯常的座位上，啜着啤酒。收音机里轻柔地播放着欧文·柏林的《记忆》。简走下楼梯，看上去痛苦不堪、精疲力尽。

简：很抱歉叫你懦夫。说完那句话我心里很难过，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一句话。

保罗：比那次露营时你说的“小气鬼”还糟？

她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也还以微笑，把啤酒递给她。她喝了一口，坐下来。

简：哈尔知道吗？我是说，哈尔知不知道科菲是无辜的？(保罗摇摇头)他能帮忙吗？他有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能不能做点儿什么？

保罗：没有。

简：那就别告诉他。他要是帮不上忙，就别告诉他。永远别说。

保罗：我不会告诉他的。



简(停顿了一下)：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是不是？

保罗：没有。我想过了。相信我。(稍顿)说实话，亲爱的，我这辈子干过一些让我觉得不那么光彩的事，但现在我第一次觉得有坠入地狱的危险。

简：地狱？哦，保罗……(抚摸着他的脸)去跟他谈谈。去跟约翰谈谈。弄清楚他想怎么办。(切至)

内景，E号牢房，夜

科菲安静地坐在囚室里，一只孤独的萤火虫绕着他的手指飞舞。保罗和其他人出现在铁栅前。萤火虫掠过囚室，从狭小的窗口飞走了。

科菲：你好，头儿。

保罗：你好，约翰。

布鲁托打开囚室的门。保罗进来。

保罗：我想，你已经知道事到临头了。再过两三天。(停顿了一下)那天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我们一定尽力给你弄到。

科菲仔细地想了想。

科菲：肉糕就很好。加肉汁的土豆泥。好了，可能就这些吧。我不挑剔。

保罗：需要牧师吗？要不要找一个人

来,跟他一起祈祷?

科菲:不想要牧师。你要是愿意的话,也来祈祷吧。我想,我愿意跟你跪在一起。

保罗:我?

科菲看着他——求你了。

保罗:要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

保罗坐下,鼓起勇气——

保罗:约翰,现在我要问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科菲: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用不着说。

保罗:我必须说。我一定得说。(稍顿)约翰,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做。你想不想让我把你弄出去?就是让你逃跑。能跑多远就看你自己的了。

科菲:你干吗要做这种蠢事?

保罗犹豫了片刻,他心潮起伏,想找到恰当的字句——

保罗:当我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如果他问我为什么杀死了他真正的奇迹,我该怎么回答?说那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科菲:你告诉上帝,那是你做的善事。(握住保罗的手)我知道你很难过,很担心,我能感受到。但是你别再难过了。因为我想结束。我真的想。

科菲犹豫着——现在是他想找到恰当的词句,让保罗明白自己的意思——

科菲:我累了,头儿。总是在路上,像下雨天的麻雀一样孤零零的,连个伙伴都没有,没人告诉我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受不了这种日子。我受不了看着人们互相伤害。我受不了痛苦,可在这个世界上我每天都感受到痛苦,都能听到痛苦。太难受了,就像脑子里有碎玻璃片在扎一样。你明白吗?

保罗眨着眼,竭力忍住泪水——

保罗(轻声):是的,约翰。我明白。

布鲁托:我们总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吧。你总会有什么愿望吧。

科菲想了好久,最后抬起头来——

科菲:我还没有看过电影呢。(切至)

定焦镜头:科菲的脸。科菲满脸惊奇,睁大眼睛,张着嘴巴,放映机射出的光线在他的肌肤上闪耀……

内景,监狱的礼堂,夜

银幕上,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迷·罗杰斯翩然起舞,在混合着黑色与银色的魔幻般的背景中轻盈地穿行。

弗雷德·阿斯泰尔(银幕上,唱):“天堂,我在天堂……我的心在狂跳,我几乎无法言语……”

保罗和其他几人分散坐在空荡荡的礼堂中,也在看电影。

放映间

嘟嘟操作着放映机。他从小窗口向礼堂里张望。他打了个哈欠,瞥了一眼手表。已经很晚了。

礼堂

弗雷德和琴迷跳起最热烈最优美的舞蹈。欧文·柏林的音乐声也更加响亮了。

科菲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激动得屏住了呼吸——

科菲(轻声):喔,他们是天使。天使,就像在天堂里……(化入)

内景,E号牢房,夜

四双脚庄重地踏在绿里上。

镜头对准科菲。

保罗和布鲁托、哈里、迪恩出现在铁栅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科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站起来,布鲁托打开锁,然后把门打开。科菲走出来,看了看他们茫然而悲伤

的面容。

科菲：我没事，伙计们。现在不太好过。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保罗指了指约翰脖子上挂着的圣克里斯托弗项链——

保罗：约翰，我得把这个暂时拿走。待会儿就还给你。

约翰让他取下了项链。保罗把项链装进衣袋里。他们走上了绿里。

科菲：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德尔的老鼠。

保罗：是吗？

科菲：我梦见它去了豪威尔长官说的地方，那个老鼠村。我梦见孩子们看着他的把戏哈哈大笑！天哪！

他想着自己的梦笑了起来，然后又变得严肃了——

科菲：我梦见那两个金发小女孩也在那儿，她们也在笑。我抱着她们，让她们坐在我的腿上。她们头上不再往外流血了，她们的伤口都好了。我们一起看叮当先生推线轴，笑得可厉害了，差点儿笑破肚皮。

他们身后的迪恩强忍住呜咽。

保罗里间的办公室

科菲跪倒在地。保罗跟着他跪了下来，心神不定——

保罗：我们祈祷什么，约翰？

科菲：力量？

保罗点头——正需要力量。令布鲁托和哈里惊讶的是：迪恩也跪了下来。布鲁托和哈里犹豫了片刻……也跪下了。

保罗：上帝，请帮助我们完成业已开始的工作，请欢迎此人，约翰·科菲——就像那种饮料，只是拼法不一样——进入天堂，愿他灵魂安息。请帮助我们尽可能完美地送他上路，让一切都顺利进行。阿门。

保罗想站起来，但是科菲拉住了他的手。

科菲：我知道一段祈祷词，是我以前听过的。我能说一遍吗？

保罗：说吧，约翰，想说多久就说多久。

约翰闭上眼睛，皱起眉头，专心地回忆着……

科菲：仁慈温和的基督，为我祈祷……

保罗看见：那一晚，凯西和科拉在就寝之前，跪在关着的门廊里祈祷——

凯西和科拉：……和每个孩子。做我的力量，做我的朋友……

这景象消失了。

科菲：永远与我同在。阿门。

科菲站起身，向保罗伸出手，帮他站起来。

行刑室

今晚行刑室里坐满了人。比尔·道奇等在电椅旁。

科菲被领进来时，房间里安静极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克劳斯·德特里克和玛乔丽·德特里克坐在前排。她喃喃低语——

玛乔丽：死得慢一点，你这个恶棍。

保罗和布鲁托把科菲带到电椅前，科菲踉跄了一步——

科菲：这儿有好多恨我。好多人。我能感觉到。就像蜜蜂在蜇我。很疼。

布鲁托：那就感受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恨你——你能感觉到吗？

科菲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点儿安慰，但是他瑟缩了一下，因为——

玛乔丽：小伙子们，杀他两次！杀掉那个强奸犯——杀他两次，这才像话！

她泪如雨下。克劳斯把她搂在怀里，让她靠着自己的肩头。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弄昏了头，显得惶惑不安。

保罗和布鲁托让约翰转过身来,坐进电椅。保罗注意到背对观众的迪恩又哭了。他们跪下来拧紧脚踝夹钳,布鲁托和哈里上手臂夹钳。

保罗:迪恩,站起来之前擦擦脸。

迪恩点点头,用衣袖擦了擦脸。他们站起来,后退了一步。这一次,由保罗行刑。

保罗:推一号闸。

范·海把发电机开到最大程度。灯光变得更加炽热,更加明亮。就像那一晚,在梅琳达的卧室里,约翰吻她时一样。房间闷热而又明亮,人们恍若在梦中。

玛乔丽:疼不疼?我希望电刑很疼!就像在地狱里一样疼!

保罗:约翰·科菲,你被本州法院判处死刑,由本州法官下达执行书。在执行死刑前,你有没有话要说?

约翰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科菲:我为自己感到难过。

玛乔丽:你应该难过!哦,你这个魔鬼,该死的,你应该感到难过。

布鲁托从钩子上拿下面罩,想套在科菲头上。科菲看着保罗,神色惊恐,眼神里充满了祈求。

科菲:求你了,头儿,别在我脸上套那个东西,别让我待在黑暗里,我害怕黑暗。

保罗:好的,约翰。

布鲁托把面罩放回原处,去拿海绵。

定焦镜头:铁帽放了下来,皮带系紧了。

科菲呼吸急促,神情惊恐,喃喃自语——

科菲:……天堂……我在天堂……天堂天堂……天堂……

证人们坐在座位上,屏息等待着。

杰克·范·海在电闸旁摆好了姿势,奇怪为什么还不下命令。

保罗注视着科菲,说不出那几个字。

布鲁托(轻声):保罗。你得说话。你得下命令。

保罗做不到。他伸手去触摸科菲的手。他们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此时此刻,保罗直视着科菲的眼睛,听到了在科菲的脑海中掠过的最后一个念头:

科菲(画外,低语):他利用她们的爱杀了她们。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

他们的手指分开了。保罗后退一步,依然直视着科菲的眼睛,说出了他一生中最难说出口的几个字——

保罗:推二号闸。

范·海合上了电闸。科菲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冲。他双手张开。颤抖着从电椅扶手上垂了下来。

绿里中的电灯开始一盏接一盏地爆裂,碎玻璃和火花雨点般落下来。有些证人尖叫起来。

鲜血从克劳斯·德特里克鼻子里流出来。他抬起手,心不在焉地把这道细细的血迹擦去。在遭受电击时,科菲与保罗一直深深地对视着。科菲瘫倒在电椅里。范·海切断了电源。科菲的表情安详平静,仿佛是酣然入梦了。最后两颗泪珠从他的面颊上轻轻地滑落了下来。(切至)

内景,通道,夜

保罗小心翼翼地把圣克里斯托弗项链戴回到约翰的脖子上。他们推着他走了。

(切至)

内景,保罗的汽车,夜

保罗驱车回家,神情麻木。

外景,保罗家,夜

保罗将车开进院子,关了发动机。他坐了片刻,下车向屋子走去。

门开了。简穿着睡衣走出来,在台阶上

迎接他。她张开双臂拥抱他。

保罗再也无法自抑了。他抱住简,痛哭失声…… (化入)

内景,养老院的日光室,现在当天晚些时候。

保罗: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与行刑。以后再也干不下去了。布鲁托也是。我们都调出了绿里,在青少年感化院找了一份工作。(稍顿,点头)。这样很好。及早教育好他们,这是我的座右铭。也许能起一点作用。

镜头移向倾听他讲话的伊莱恩。她的神情有些困惑。

保罗:你不相信我的话。

伊莱恩:我不认为你是在对我说谎,保罗。只是……

保罗: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伊莱恩:是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停顿)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你说你和简在1935年就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了。对吗?(保罗点头)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保罗:这件事用数学讲不通,是吗?

她摇了摇头。保罗思忖片刻,做出了决定——

保罗:你觉得自己能出去走走吗?

(切至)

外景,松林养老院,白天

这一次,我们看到,有两个小红点沿着山坡缓慢地向远处的树林爬去。(切至)

外景,树林,白天

保罗领着伊莱恩走过林间小径,来到木屋前。他们都穿着雨衣。

保罗:那儿。它就在那里面。

伊莱恩:保罗?你想让我看的这件东西可怕吗?

保罗:可怕?不,不可怕。

他对她微微一笑,把手伸给她。她握住了他的手。

内景,木屋,白天

我们像上次一样,透过肮脏的玻璃窗看到保罗向这里走来,这次还带着伊莱恩。镜头移向门口:他们走到门前,推开门。门轴生了锈,开门时吱嘎作响。

他们进了木屋。伊莱恩环视着阴湿发霉的角落与墙上的裂缝,不明白他们来这儿做什么。

保罗碰了碰她的胳膊,以便引起她的注意——

保罗:那儿。

伊莱恩走近几步,在灰尘覆盖着的地板上看到了:一只旧的雪茄盒。

她一时没想出来盒子里会有什么。

保罗:喂,醒醒,老家伙。醒醒。

伊莱恩屏住呼吸……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从盒子边上向外窥视。是一只老鼠。它的皮毛曾经是褐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白色。

伊莱恩:保罗?它是……它,它不可能是……

保罗蹲在地上,伸出手——

保罗:来这儿,孩子。到这儿来,见见这位女士。

老鼠试了好几次才从盒子里爬出来。它向他们爬过来,由于关节炎,它爬起来一跛一拐的。

保罗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烤面包,掰成小块喂它。

伊莱恩:这不可能是叮当先生。

保罗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线轴。叮当先生已经老了,但它对追线轴这个游戏的热情不减当年。它做好了准备,眼睛盯着线轴。

保罗(轻声):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老鼠马戏团。

保罗把线轴抛出去。老鼠一瘸一拐,吃力地追了过去。它追上线轴,又把它往回推……中途不得不躺在地上喘息起来。伊莱恩想走过去,但保罗止住了她。

过了一会儿,叮当先生又有力气前进了,他站起来,用鼻子顶着线轴,把它推回到保罗面前。

伊莱恩:保罗,别再让它玩这个游戏了。我简直不忍心看。

保罗(轻声):但是它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

他环视着木屋,凄惨地一笑。

保罗: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老鼠村……但我们假装它是,是不是,老伙计?

布拉德:只要我活着它就不是。

他们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身去。布拉德·多兰站在门口。

布拉德:没注意到我,是不是?在这儿筑了个小小的爱巢,我明白了……

他看见叮当先生,停顿了一下。

布拉德:……这是什么东西?是老鼠吗?

保罗:别伤害他好不好?好不好?

布拉德:那是只该死的老鼠,你这个老傻瓜。它们能传播各种疾病……

布拉德抓起一把旧锄头——锋刃已经生锈了,但仍然足以把老鼠劈成两半。

布拉德:……站到一边儿去。

保罗冲到布拉德面前,紧握双拳,高声叫道——

保罗:别碰它,珀西!你别碰它,否则我发誓——

布拉德重重地推了保罗一把,把他压在墙上。

布拉德:你叫谁珀西?我叫布拉德,你这个老蠢货。我决不放过这只老鼠,你可以把它的尸体当宝贝存到银行里去。

伊莱恩突然抓住了布拉德的胳膊,怒不可遏——

伊莱恩:你敢?出去!

布拉德:呸,你这满脸褶子的老婊子。我在跟保罗谈话。

伊莱恩:他的名字是埃奇库姆先生。你要是再敢叫他保罗,就别想在乔治亚松林养老院工作了。

布拉德: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

伊莱恩:我是目前乔治亚州众议院发言人的祖母。他爱他的亲人,多兰先生。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布拉德的笑容消失了。伊莱恩上前一步——

伊莱恩: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我已经老了,不愿意找麻烦。但是当我的朋友受到威胁与欺侮时,我就要跟你计较一下了。(冰冷的停顿)现在滚出去,否则你别想在这里多待一天。多待一小时。我发誓。

布拉德松开保罗……后退了几步。

布拉德:真不明白你们那么激动干嘛。不过是一只该死的老鼠。

伊莱恩:滚出去,你什么都不懂。你那脑子又恶毒又糊涂。

布拉德脸涨得通红,向门口走去。他停住了脚步——

布拉德:明天别费劲来这儿了。埃奇库姆先生会在这门上发现一把新锁。不管牛皮太怎么说,反正来这儿是违反养老院规定的行为。

他走了。保罗尽力控制住双手的颤抖,看着伊莱恩。

伊莱恩:跟珀西·韦特莫尔学来的小把

戏。

保罗: 你的孙子是众议院发言人吗?

伊莱恩: 是。

保罗弯腰, 抓起叮当先生——

保罗: 你还不谢谢这位女士? 她刚刚救了你的命。

老鼠伸长脖子, 鼻子抽动着, 嗅着保罗的气息。保罗看着伊莱恩。

保罗(轻声): 我想, 叮当先生能活这么久纯属偶然。我们给德尔行刑的时候, 情况糟透了……你要知道, 约翰能感受到……我想他的一小部分天赋碰巧落在了……(停顿了一下) 至于我, 就不是偶然的了。约翰不得不给我一部分……可以说是, 天赋……这样我就能看到比利的所作所为了。约翰这么做的时候, 还给我输入了另外一种力量。

伊莱恩: 他……什么? 他给你输入了生命的力量?

保罗看了看老鼠, 温柔地抚摸着老鼠的

头——

保罗: 这话真的很动听。他给我们两个都输入了生命的力量, 是不是, 叮当先生。生命的力量。(稍顿) 我已经一百零五岁了。约翰·科菲走上绿里那一年我四十岁。

伊莱恩: ……哦, 天哪……

摄影机缓缓推向保罗

保罗: 自 1935 年后, 我甚至连感冒都没得过。这些年来, 我不得不亲眼看着我的朋友和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哈尔和梅琳达……布鲁托斯·豪威尔……我的妻子……我的儿子……(稍顿)……还有你, 伊莱恩。你也会死去, 而我却受到诅咒, 注定要看着你离开人世……

(化入)

内景, 殡仪馆, 白天

保罗身穿黑色西装, 沿着通道走过来。镜头移动, 现出躺在棺材里的伊莱恩·康奈利。

保罗(画外): ……这是对 我的惩罚, 你



明白吗? 因为我把约翰·科菲送上电椅, 因为我杀死了上帝的奇迹……

保罗把一束玫瑰放在棺材上。

保罗(画外): 你走了, 像所有其他人一样, 我却不得不活下去……

外景, 公墓, 白天

保罗站在墓穴旁。棺木被放进了墓穴里。

保罗(画外): 我想, 终有一天我会死的。我不幻想永生。但是, 要等上很久很久, 死亡才会降临到我头上。

他转身离去。

保罗(画外): 其实, 我已经在期待死亡了。

内景, E 号牢房, 晚上(1935 年)

空旷, 寂静。年轻时的保罗独自走在绿里上, 倾听着这一片寂静。他停住脚步, 看到了什么——

保罗(低语): 叮当先生?

正是叮当先生。小小的老鼠从禁闭室门下向外窥视。它满身泥污, 又回家来了。保罗弯下腰, 温柔地捧起它。

保罗: 你去哪儿了, 孩子?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你饿了吗?

保罗手里捧着老鼠, 转身向绿里的入口

走去。(叠化)

内景, 养老院, 白天

在叠化时, 年轻的保罗化为年老的保罗。绿里的走廊化为养老院的走廊。他向前走去, 像 60 年前那样捧着老鼠。

保罗(画外): 在大多数夜晚, 我躺在床上, 思绪万千。我等待着……(化入)

内景, 保罗的卧室, 夜

保罗躺在床上, 了无睡意, 凝视着窗外的明月。

保罗(画外): 我想着所有我爱过的人, 他们早已离去了。我想着美丽的简, 以及在多年以前, 我是怎么失去她的。我想着我们所有人, 在大限来临时, 我们也要走过自己的绿里。但是, 有一个念头, 比其他念头更令我彻夜无眠……(稍顿)……如果他能让一只老鼠活这么久, 那么我还会活多久呢?

他抬眼看着床头柜……

保罗(画外): “我们都欠一死, 无人例外”, 但是, 上帝啊, 有时候, 绿里实在是太长了……

摄影机摇摄, 现出叮当先生。它在雪茄盒里时睡时醒, 在梦中追逐着线轴……

(淡出) (完)